

娘背上的那口铁锅

■韩 钢

点儿,不为别的,孩子不能饿死啊……”

娘用盛粥的手拭净小战士的泪。我知道,娘有自己的办法。她沿途拣拾土豪马队经过留下的马粪,挑出没消化的青裸粒子来,用水淘净,磨成青灰的粉,倒进随身的小布兜子,又是半锅稀糊。

部队一停,娘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卸锅。我帮不了娘,那锅能装下一个我。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娘吃力弯下身,用牙咬着绳子一端,两手在身后左右开弓。柴火火焰一升,锅就咕嘟咕嘟吐着白汽。娘煮了黄米汤,又倒进去一大盆雪水,烧得滚烫,混着蓝白相间的冰块给伤员们烫脚。午夜,伤员睡下,娘又支起一锅水,把柴火烧得猛旺,如打碎一池通红的颜料,倒进去一卷又一卷的绷带、镊子、止血钳、手术刀,哗啦啦地搅动。腥咸的白汽一下子驱散了夜色,银光锋锐,直勾勾晃痛我的眼睛。

我靠着娘的身体,想起她还没吃东西,只给我盛了一碗汤。我就往她的布兜子里摸,手上沾了辛红的辣椒面,那都是娘从土豪家收集的,留给队伍驱寒用。娘说,这地方她以前最熟悉,因为她

要给地主家烧饭生火,洒扫厨炊。娘的爹就在地里给地主做活,10根手指被砸断1根、砍断1根,50岁时半边身子中了风,再也没能看着女儿“扩红”参军。

娘没了自己的爹,没了爹的贾班长在28岁走进这支队伍。我没了娘,在一次敌机狂轰之中。自那之后,我如同当年坚强的娘一样跟着队伍走了数月,终于踏上金灿灿的黄土塬,吃上娘没吃过一口的白面饽饽。

他们找到娘时,我不信娘被炸死。我说娘身后有那样一口大锅,那是实打实的铁做的。他们说,在娘的身下,就是那口大锅,浑圆硕大,边缘被战士们期待的手摸得光滑。炮弹轰地砸落,娘用最快的速度卸了锅,紧紧压在腹部,贴紧胸膛,用整个瘦成纸片的身体护住锅身。锅没破伤一毫,还能煮粥、熬汤、洗鲜红的绷带和手术刀。

我大哭,娘的大锅就是我的兄弟儿,娘身上锅勺相碰的叮当声是我的摇篮曲。我接过娘身上垂挂的锅铲碗勺,依然叮当作响,宛如勾魂的鼓乐回荡。

娘走了,我得给娘立个木牌,添杯

眺望导弹飞驰的方向

■董岸松

炊事班分发的盒饭虽然放在驾驶室,但已凉透。刘超吃着“冰碴饭”,仍津津有味。

“班长,这还能吃吗?我这保温壶里有热水,你泡泡再吃!”操作号手、下士卫嘉飞说道。

“没事儿,饿了吃啥都香。”刘超笑着回答。

饭后启程,天晴了。远处的盐湖泛起粼粼银光,周围是一片耀眼的白色盐碱地。刘超心里暗喜,没想到在荒凉之地还能看到这般风景。

入夜,返程。连续驾驶一天,刘超有些疲惫。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取出一根小红辣椒,又从兜里掏出几片柠檬放到嘴里,一同咀嚼。酸辣至极,无比提神。

归营,刘超所在的发射单元上交了一组翔实的数据,圆满完成当天任务。

来到洗漱帐篷,刘超坐下泡脚。盆里是刚打来的热水,盆下是一层厚厚的冰。热水和肌肤接触的一刹那,白天训练的疲惫一扫而光。

二

发射车驾驶员、三级军士长赵亮有一张最珍视的个人特写照:坐在驾驶室的他,头戴凯夫拉头盔,涨红的脸上凝满汗珠……每当看到这张照片,他的思绪就会回到2017年那个血性激荡的夏天。

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滚烫的气流在地平线上升腾涌动,地表温度高达50℃。即将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的徒步方队和乘载员,个个被晒得脱了几层皮。身处驾驶室的发射车驾驶员,经受的是更加严酷的考验。

为更好把握发动机转速,车内不能开窗户,空调,驾驶室俨然一座火炉。每次训练结束,赵亮就像蒸过桑拿,湿透的衣服能打出一摊水;裤子里能倒出半碗

汗水,踏在地上就留下一个个湿脚印。

发射车通过检阅台必须做到等速、等距、骑线。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赵亮作为方队基准车驾驶员,担负着控排面、匀速度、稳节奏的重任。为了让战车乖乖“听话”,他想出很多“笨招”。比如,通过光脚丫和脚上绑沙袋依次踩油门的方法精确掌握力度;蒙上眼睛,脚踩油门,听音判速……赵亮自我加训,克服身体、场地、天气等一系列困难,最终做到毫厘不差。

接受检阅当天,赵亮紧握方向盘,屏息凝神,目视前方。100米、80米、50米……马上就要通过检阅台了!就在这吋,一颗豆大的汗珠顺着赵亮额头滑下,混着沙子越过睫毛浸入右眼。针扎般的刺痛感骤然袭来。

赵亮咬着牙,让自己保持平静。10秒、30秒、60秒……最终,赵亮驾驶战车稳稳地通过检阅台。待车辆停稳,他才清洗红肿的眼睛。

成绩公布:方队通过检阅台纵横斜三点整齐,等速驾驶200米,时间47.97秒,正负误差0.03秒。结果一出,现场掌声阵阵。

光荣接受习主席检阅,是赵亮觉得最神气的事。他也因此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枚亮闪闪的军功章,凝结着忠诚与汗水,总能让他浑身迸发出坚定的力量。

三

炎炎夏夜,南国密林。三级军士长朱高峰驾驶战车随部队机动至此,开启为期3个月的驻训。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朱高峰接到命令:宿营地暴露,火速转换至预选部署地域。

车轮一动,就是出征。夜幕降临,雨势有增无减,能见度越来越差。朱高峰驾驶的头车是车队“领头羊”,必须控制

土。我对他们说:“来帮我写个娘的全名儿。”

人群惊异了:“你不知道?”

“她不是我亲娘。”我哭着说。我是野沟边长大的孤儿,一年前的秋天,背着一口大锅、戴着蓝八角帽红领章的“贾班长”从村口经过,用自己的半碗玉蜀黍热汤灌醒了我。她不嫌我脏,呼出的热气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

环望四周,我发现战士们不知何时站成一圈,用与我同样的眼神,凝望娘牺牲的地方。我不知是什么力量把人群围聚一起,静静守着那口大锅。我没吮吸过娘的乳汁,饿了就捞那锅里的饭食;我没在娘的背上趴过,娘的背上永远有锅,托举住这条红色飘带中数千双目光的饥与渴。

人群含泪取下娘的八角帽,摩挲上面的红星帽徽。当时的我还不晓得这红星的意义,只知道一直跟着队伍走,大步迈得飞快,如同跋涉在娘宽广的怀中。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娘留下的锅铲碗勺仍碰撞作响,在无际的雪漠山崖中,昭示着无尽的希望。

好车速。行至狭窄的山沟处,眼前是一条遍布杂草灌木的泥泞之路。左侧山体峭壁长满藤蔓和枝杈,右侧是一片棕榈树和野竹林,灯光照过去只有无尽的黑暗。朱高峰摸不清楚竹子外侧是树木还是断崖。

微光条件下驾车通过未知路段,对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是双重考验。朱高峰驾车靠左慢慢行驶,车轮底下传来“咔嚓咔嚓”声,左侧车窗和车顶不时被枝杈打得“啪啪”响。车队像一条卧在山涧的巨龙,一点点向前蠕动。

经过一个上坡弯道时,朱高峰驾驶的头车突然动力不足、速度变慢,随后的2号车立即采取紧急制动……真是“夜间盲行路,手握生死盘,脚踏鬼门关”。

在这条未知路段上,朱高峰不知拐了多少道弯,车队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才顺利挺进部署地域。

次日勘察,他们发现,整条路比发射车仅宽出不到1米,道路右侧是十几米深的沟崖。第一个急弯处的石头上,仍留有几道黑色轮胎压痕。

除了陌生地域带来的“天然课目”,更有实打实的战火淬炼。那次,战斗发射演练进入3分钟倒计时,发射架长樊利翔的手持指挥终端接口处螺栓突然断裂,指挥失效。朱高峰快速启动备份预案,迅速恢复与营指挥车的联络,导弹顺利“点火”。驻训期间,朱高峰和作战班战士同无处不在的“蓝军”斗智斗勇,处置数十起特情。

“驾驶员更是战斗员!任何时候,必须排除万难,保证准时发射。”朱高峰扛在肩上的3道拐,就像盘山路上的3道大弯,只有脚踏实地走过曲曲折折的路,才能扛起如山重任。

“宁可牺牲将士百千,不可丢失国土一寸”,每次看到宿营地帐篷上的标语,朱高峰的心底总能升腾热血沸腾的激情。胸有丘壑,可见山河。导弹飞驰的方向,永远是他执着追逐的远方。

我们带回现实。沿着英雄雕像的视线望去,远处群山如黛,郁郁葱葱;近处屋舍俨然,路面整洁,车行人往井然有序。

走出广场,与偶遇的一位老乡攀谈起来。过去他主要种植玉米,虽然口粮不缺,但“穷”字一直如影随形,直到前几年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种植木耳和其他食用菌,进行规模化土鸡养殖,才与“穷”字说再见。“我们合作社分红时还上新闻了。”老乡笑容满面地说道。笑容,老乡的笑容英雄应该也会看到,这是告慰英雄最好的方式。

再次返回广场上,我们把一束鲜花敬献到英雄雕像前。此时,广场的不远处有芦笙吹响。老乡告诉我们,芦笙最初是苗民用于吹响战斗冲锋的号角。这声声芦笙曲,更像是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的集结号。

一瓣心香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归家的路上。这段10多公里的路程,记忆中曾是凹凸不平的泥土路,而今已成坦途。车窗外,温室大棚和生态养殖场错落分布,故乡田野已变成现代化农产品生产基地。

村庄映入眼帘。曾经低矮的青瓦房消失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整齐的楼房。正是农家晚炊时分,方圆数里不见炊烟。深夜,躺在母亲早早为我铺垫好的干净暖和的床上,那缕记忆里的炊烟在脑海萦绕。

第一次欣赏到炊烟的美丽,是在读中学第一次返家时。由于学校离村里比较远,为了节省车费,小伙伴们都是一个半月才回家一次。那是一个晚秋的傍晚,我和小伙伴走在蜿蜒的小路上,路边田野里到处是蛙鸣与蝈蝈的叫声。翻过高高的山坡,我惊喜地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炊烟不断升腾,没多久便布满村庄上空。我仿佛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记得那时,村里都是烧土灶,空荡荡的灶壁每天都要吞掉好些木柴。因此,砍柴就成了村里每户人家一年里的大事。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村里的娃娃便带着母亲准备好的干粮结伴而行,推着手推车到数里外的山上去砍柴,每次往返都是五六个小时。当我们满载而归走进村庄的时候,炊烟仿佛感知到我的疲倦,学着我弯腰推车的样子,在晚风里歪斜了身影。父亲远远看到我们归来,总会放下手中的农活迎到村头,接着手推车,陪我们走完最后一段路。

后来,山上的树木日渐稀少,砍柴的路也越来越远。然而,无论砍柴除草多么艰辛,只要看到升腾的炊烟,我就不怕夜的黑暗,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次回乡后的第一个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好早餐。走进厨房,昔日的土灶和大铁锅已不见踪影,电饭锅、电磁炉等各种电器一应俱全。

之后几天,我又到那几个儿时伙伴家里串门,家家户户的厨房也是如此干净明亮,天然气、液化气 and 电炊具,

别了,故乡的炊烟

■伍海峰

取代了土灶、柴火。

从打手电走土路上学,到离开家乡外出读书,继而参军入伍,炊烟渐渐远去,或者说我慢慢远离了炊烟。如今的乡村,已有了城市的影子,乡亲们不用再为砍柴生火而辛苦劳累。这些变化不由让人浮想联翩。身为游子,我眷恋故乡那满载童年记忆的炊烟,无论身在何处,它总能给我温暖,让我心安;作为归者,我更为故乡的发展巨变感到欣慰。故乡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没有被发展的浪潮抛弃。

不见炊烟,我却总能看到挚爱的父老乡亲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那发自内心的笑容,镶嵌在故乡的晨光中,沉醉在故乡的怀抱里。

当年我的主人是位漂亮姑娘曾自豪地将我戴在臂膀上她穿梭在炮火硝烟的战场我忠实地跟随在她的身旁她全身心为战士包扎枪伤常常顾不上歇息吃口干粮战士们都感动得泪眼汪汪她说永远都不能将战争遗忘拥有和平需要我们奋发图强

如今我的主人已经白发苍苍经常深情地把我端详思量她忘不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我默默陪伴她将记忆丈量她将那段故事讲述了又讲孩子们都感动得泪眼汪汪她说永远都不能将战争遗忘拥有和平需要我们奋发图强

红军标语

亲手摸一摸墙上模糊的字样无悔青春年华曾在这里绽放字字句句散发太阳的光芒温暖地照射百姓的心房红军标语让百姓看到翻身的曙光

深情间一闻门窗留存的墨香汹涌革命浪潮曾在这里激荡一笔一画像愤怒刺戟刀枪狠狠地刺向敌人的心脏红军标语为百姓的幸福指明方向

短笛新韵



东方红(油画)

侯炳茂作

站在英雄雕像前

■李 仲 薛 鑫

多的了解。1933年,刘兴文出生于纳雍县左鸠戛乡一个贫苦的苗族农民家庭。全家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日劳作不休,却换不来一日温饱。繁重的劳动和营养不足,使得刘兴文个子小小的、身子瘦瘦的。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南下部队解放了刘兴文的家乡。分得土地、谷物、家具、衣服刘兴文一家,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年仅17岁的刘兴文主动跑到部队请求参军。连长和指导员当时看到这位矮个子、长头发的苗族小伙,竟把他当成了姑娘,坚决不肯收。但刘兴文毫不气馁,软磨硬泡,最终如愿穿上军装。连队战士见他年纪小,身材矮小,又是苗族兵,都亲切地叫他“小苗”。

就是这个战士们眼中的“小苗”,苦练杀敌本领,成为朴达峰上顶天立地的栋梁。面对敌人的进攻,刘兴文所在班

负责以火力支援步兵战斗。战况激烈,没几天炮弹便打完了,他拿起轻武器与战友们一起守卫阵地。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刘兴文义愤填膺,于是就有了秦基伟将军回忆录中的那一段记述。

历史记住了朴达峰阻击战,也记住了英雄刘兴文。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刘兴文因作战勇敢荣立一等功,被授予“青年的旗帜”等荣誉称号。家喻户晓的英雄黄继光就曾将刘兴文作为学习榜样,用这面“青年的旗帜”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1951年,刘兴文入选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不幸的是,返回朝鲜前线后,刘兴文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敌机轰炸而牺牲。

站在空旷的广场上,阵阵山风呼啸着从耳边划过,把沉浸在英雄事迹中的

国防纪事

车轮滚滚,心在路上。火箭军发射车驾驶员驾车或碾冰破雪,或翻山越岭,或越沟涉水,直至最后和号手协同操作,让导弹成功升空。他们是驾驶员,更是战斗员。导弹飞驰的方向,就是他们眺望和期待的远方。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从密林那里学习机敏,就是他们在路上的收获与珍藏。

一

冬日的塞北,尽是坚硬和寒冷。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只有数不清的碎石子和已经干透的骆驼粪。

天还没亮,发射车驾驶员、三级军士长刘超带上载绒帽和棉手套来到车场,围着自己的“老朋友”小跑两圈,然后上车发动进行预热,拍了拍方向盘上的“东风”标志,轻声说:“兄弟,今天又得大于一天,你可要坚持住啊!”

此次驻训,该旅所有发射车要连续数十天奔驰在戈壁演练区完成跑车试验,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严峻考验。

黎明,车场内战车轰鸣,烟尘滚滚而起,柴油味直扑鼻腔。一辆辆披着伪装、背着导弹的发射车,奔向无边戈壁。

一路阴天,气温低至-30℃,车轮变得僵硬。翻越一个土坡时,一块篮球般大小的石头突然溜到左侧车轮下,车身剧烈颠了一下。刘超感觉屁股离开座位有一秒钟,赶紧死死按住方向盘,稳住方向。

中午到达休息点,刘超第一时间绕车检查,发现液压管接口处有点渗油。缠好胶带,垫上皮垫,又用卡子卡紧,刘超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在贵州省纳雍县左鸠戛乡的人民英雄广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刘兴文的塑像高高矗立,背后是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英雄手握冲锋枪,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远方。

曾读过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老将军不吝笔墨写下了刘兴文的英雄壮举:在朴达峰阻击战中,目睹了连长、副指导员的英雄行为,苗族战士刘兴文发誓要为连长、副指导员报仇。他提起一箱手榴弹,主动和机枪排负伤战士赵金平坚守二排阵地。两人采取分工协作战术,远处之敌由赵金平用机枪消灭,抵近之敌由刘兴文用手榴弹和爆破筒消灭。两人经常交换战斗位置迷惑敌人,战斗从当天中午打到夜幕深沉,历时七八个小时,击退了敌人11次冲击,毙伤敌军100余人,守住了阵地。

在英雄故里,我们对刘兴文有了更